

#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重建

——兼评周晓虹主编的《现代社会心理学》

王 小 章

社会心理学的重建，在于重建其社会现实性。本文从对《现代社会心理学》一书的评价入手，结合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成就与教训和我国社会心理学重建10年来的经验，探讨了重建社会心理学的社会现实性意义、方法与途径。

作者：王小章，男，1966年生，杭州大学哲学系教师。

本论题中的“重建”有二层意思：一是指社会心理学研究在中国的恢复，二是指对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既有知识体系（特别是西方的）的批判、消化和改造。社会心理学在中国的恢复已走过了10个年头。10年中，有不少著作出版，但笔者认为《社会心理学教程》（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和《现代社会心理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前者标志着第一层意义上的真正重建，而后者则代表着第二层意义上的重建。《教程》的特色是尽可能大量而全面地引进和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这是必要的，但往往显出不及细细咀嚼、消化而夹生的迹象。而5年后出版的《现代社会心理学》则具有自身特色。一是对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方法、理论进行了切中肯綮的批判和消化；二是开始容纳我们自己民族和时代特色的内容。而这两个方面又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即克服以往社会心理学研究与现实脱节的弊病，恢复社会心理学的现实社会性。

《现代社会心理学》一书的作者力图确立社会心理学的现实社会性的努力，首先反映在融合社会心理学三种研究取向——即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文化人类学的——的尝试中。社会心理学在西方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研究取向。各种取向之间却一直未能很好地沟通并达成对这门学科的发展来说十分必要的取向之间的融

合。如早在194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就指出：“迄今为止，个人、社会、文化都是分别从各个领域探讨的。心理学研究个人，社会学研究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但是，个人、社会、文化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任何脱离其他两项而单独地进行研究都会行不通的。……因此，最终的结局是，在不久的将来，会把这几种学科的成果结合起来，成为关于人类行为的一种科学。”<sup>①</sup>但是，直到今天，在西方还没有出现过一本教科书能够把不同的取向真正融合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出发的学者们虽然都打着社会心理学的共同旗号，但关心的却通常并不是共同的问题。这特别体现在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之间：“社会学家的社会心理学完全以社会制度及社会现象的心理层面为其研究对象，而心理学家的社会心理学则完全将重心放在社会环境刺激对个人心理历程的影响之上。”<sup>②</sup>既然研究的是不同的现象，自然也就无法对话。由此也可看出，要达成社会心理学研究各种取向的真正融合，首先

① 转引自周晓虹主编：《现代社会心理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以下引自该书段落只注页码。

② 杨中芳：《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中译本序》，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必须以科学的、务实的态度确定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来规范这门学科。《现代社会心理学》的作者们显然着力于这一点。正如该书序言指出的，“全书……从分析社会行为的发生发展着手，颇为严整地提出了自己的逻辑体系和概念框架。尤为可喜的是，作者从社会、文化、人格三因素入手来探讨社会行为，在此基础上建构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大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创新。”

本书还得益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三种取向的宏观统摄。前面曾指出，三种研究取向未能融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所以要真正融合三种取向，还必须具有一种更高更宏观的社会理论来统摄这三种取向的视角。而本书的作者们一方面大都接受过良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训练；一方面深受中华民族传统的认知——思维方式的影响，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优势。如作者所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的社会本质放在首位。”（见第78页）取向的融合毕竟还只是一种认识的方法和工具，它本身不等于认识，因而也不易产生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体系。而我们说的现实社会性是指它的知识体系的现实社会性，因此，运用这种方法具体地去研究什么，便自然被提出。在社会心理学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在70年代初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进行的最初反思中，学者们大都注意到了研究方法上的问题，认为各种研究取向之间的隔绝，特别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心理取向占据主导地位以及相应的脱离现实社会情境的实验室实验方法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见第54、55页）应该说，这种反思并没有错，但却没有反映问题的全部实质。经过一段时间后，学者们的观点开始转变，开始认识到“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主要问题在于它的抽象性。……抽象性的根本问题在于把心理现象加以概念化的方式，在于就心理现象提出的问题。……这种类型的问题本身是抽象的，因为所问及的是一般化了的人。它问及的不是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而是抽空了社会关系的人。”“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具有的这种抽象特点，正是脱离社会实际、醉心在实验室人为环境中进行实验这一倾向得以发生的原

因，也是研究由素不相让的成员组成的非正式群体这一倾向得以发生的原因。”<sup>①</sup>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前一阶段我国社会心理学基本上处于照搬移植的阶段，因而这种存在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心理学中的抽象性问题也同样存在，并且，考虑到文化的差异，我国社会心理学就其内容体系上脱离自身现实的情况可能比之西方更甚。<sup>②</sup>这表明，在我国要确立社会心理学的现实社会性，除了要对既有的方法、手段作出某种改造，使之更具科学性外，更需要对它的内容作出某种程度的改造，使之贴近我们的社会现实。此外，就框架性、方向性的作用而言，《现代社会心理学》确实体现了作者在改造社会心理学的内容，使之更贴近现实社会方面的切实努力。这首先当然体现在以前提到的对对象的规定（研究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完整的人格结构的人的社会行为）为研究者在现实社会环境中选择具有现实社会意义的课题提供了一个基础，同时也体现在本书加强了对具有相当的社会重要性的问题，如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叙述，以及作者根据我们社会、文化、时代的特征，对如“社会运动”、“民族性格”、“阶级心理”、“社区意识”，以及“边缘人”、“代沟”、“中国改革中的国民心态”、“中国的现代化与国民性格的重塑”等等诸多问题的讨论。

社会心理学是门极富魅力的学科，但这门学科的生命力最终将取决于它的应用价值。一门脱离现实社会的抽象的社会心理学必然会使从事于它的学者们遇到象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所遇到的一样的尴尬：公众对它充满期待，而它却在现实社会问题面前一筹莫展。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促使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嬗变，这对于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来说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会——它把整个社会都变成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场。我认为《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出版是一个令人可喜的开端。

责任编辑：谭 深

<sup>①</sup> 卡尔·拉塔纳：《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和现状》，《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sup>②</sup> 参见杨中芳：《试谈大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4期。